

台灣黑熊 的存續希望

台灣黑熊是台灣陸域最大型的掠食動物，也是瀕危物種。雖然我們尚不清楚其存亡將對生態系造成何種影響，但透過屏東科技大學黃美秀對黑熊保育和研究現況的簡介，盼能為牠們帶來存續希望。

撰文／黃美秀

在台灣，較大型的陸生哺乳動物多分佈於人煙稀少的山區，這些地區大多地形崎嶇、森林植被茂密、交通補給不易，因此我們對於這些物種的研究大多十分缺乏，即便有少數的個案，研究也多半難以徹底深入或長期持續進行，台灣黑熊也不例外。再加上黑熊的族群稀少、活動範圍廣大、反應機警且行為隱密，更造成野外直接觀察動物的困難。

1998~2000年期間，我與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合作，在園區東部進行捕捉繫放和無線電追蹤黑熊的研究，後續並由另一位研究者吳煜慧持續追蹤黑熊的工作。這項研究是台灣第一個成功捕捉及追蹤野外黑熊的嘗試，也是利用直升機和人造衛星系統追蹤陸域哺乳動物的首例。此研究更針對居住於國家公園附近的原住民獵人，訪查其狩獵黑熊的經驗以及收集其有關狩獵黑熊相關的文化、價值和態度，以期增

進我們對於人與熊關係的了解，提供保育瀕危動物有效的建議參考。

台灣黑熊不僅瀕臨絕種，也是陸域上最大野生食肉動物，為生態系食物鏈最上層的消費者；牠們是台灣唯一原產的熊類，也是世界八種熊類中的亞洲黑熊，在台灣特有的

亞種。台灣黑熊全身披覆著粗糙但極富光澤的黑色毛髮，胸部有明顯淡黃色V字形或新月形斑紋，所以也稱為「月熊」；因為牠的鼻吻部與狗相似，又稱為「狗熊」。

與溫帶地區的黑熊和棕熊不同的是，台灣的黑熊並不冬眠。雖然牠



台灣黑熊體型龐大，看起來動作遲緩，卻是涉水、游泳、爬樹的高手。



這頭黑熊的腳掌中間三根趾頭已經斷裂又癒合，這是過去曾落入獵人的陷阱又逃脫的證據。

們體型龐大，看起來動作有些笨拙或遲緩，但黑熊卻善於涉水、游泳、爬樹，當然也跑得比人還要快（時速可大於每小時30公里）。牠們也擁有靈敏的嗅覺和聽覺，若遇到危險，通常會迅速逃避。

黑熊也是保育學上的庇護物種，因為牠們的活動範圍十分廣泛，所以保護黑熊也能連帶保護生存於其棲息環境中的其他眾多物種。我們利用人造衛星追蹤黑熊的活動範圍顯示，有的個體年活動範圍可大於200平方公里，相當於玉山國家公園（台灣最大的國家公園）面積的1/5。此外，黑熊也有代表生態完整性的指標意義，因為牠們的高食性階層、需要較大活動空間、對人類干擾敏感，牠們的存在無疑成了健全森林生態系的一大指標。

由於人對於熊的誤解不少，從而影響人們支持保育這些動物的意願與決心。台灣黑熊在分類上屬於食肉目的熊科，於是很多人誤以為黑熊只吃肉。相反地，牠們是標準的雜食性動物，並且以植物（包括

芽、葉、莖、根、花、果實）為主食，約佔其食性的90%。牠們也是機會主義覓食者，常是有什麼就吃什麼，昆蟲、魚類、哺乳動物等無所不包。

此外，黑熊的生殖率低，母熊每次只生產1~3仔（通常2仔），孕期6~7個月，哺乳期約為半年左右。幼熊的死亡率較其他年齡高，離巢後通常跟隨母熊到處活動，直到第二

年母熊發情時才離開。所以，母熊通常是隔年生殖，並非每年皆可生殖。這與很多原住民獵人的想法不同，因為他們相信熊的繁衍力強，每年都生殖，所以誤以為黑熊不會被「打」光光。

熊類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陸域食肉類動物，自然界裡除了人之外鮮有天敵可威脅牠們，所以不少人以為熊是凶猛、攻擊性強的危險動物。然而，除非是熊受傷或是帶領小熊的母熊比較敏感之外，否則在一般情況下，熊通常不會主動攻擊人。台灣早期許多原住民（例如泰雅族、太魯閣族、布農族等）都有禁獵黑熊的習俗，認為黑熊的習性像人一般，故視殺熊如同殺人，或者將熊神化。所以，殺熊常有季節性或被視為違反禁忌，若有不慎則會為家人帶來厄運，如生病、死亡或穀物欠收等。

雖說台灣原住民獵人很少會主動去獵熊，黑熊多是逢機性地遭人槍殺，或是因為誤中了陷阱而被捕獲。但在近年來，社經條件急遽變

化的衝擊下，許多狩獵的傳統文化和價值已逐漸淪喪。現在原住民獵熊的動機除了基於自衛或提供肉類來源之外，也常與經濟獲益有關。我們訪談獵人非法狩獵黑熊的資料也透露出，現存的市場需求對保育黑熊的重挫：當今一頭黑熊可以賣得新台幣10萬元以上，一公斤的熊肉售價可高達1000~1400元不等，超過市場上豬肉的10倍價格，至於消費者則反倒多為漢人。

雖然獵捕和買賣熊都是非法的，但這些不幸消息仍是偶有所聞，顯示台灣黑熊仍遭受相當的非法獵捕壓力，亦即現今的立法及執法仍未能減輕黑熊所遭受的存續威脅。我們在玉山國家公園歷時三年所捕捉繫放的15頭黑熊中，即有8頭有斷掌或斷趾的情形，這是黑熊曾被獵人陷阱捕獲而再逃脫的證據。這些事實昭顯出非法狩獵對於數量稀少的黑熊，未來的存續可能產生致命影響，實在不容忽視！

即使台灣黑熊的未來存續狀況令人憂慮，但更令人著急的是，我們目前除了知道野外黑熊的族群數量稀少，以及非法的狩獵壓力仍持續威脅此物種之外，根本不知道台灣黑熊現今野外的族群和詳細分佈狀況，至於其他族群相關的資料（比如生殖率、死亡率、壽命等）就更不用說了。當然，這些資料恐怕也不是花個幾年就可以累積而得的，令人不得不感嘆保育台灣黑熊的路仍有好長一段要走。



黃美秀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